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星火

■彭流萍

在烈焰没有点燃大地之前
所有苦难,都是带血的挣扎
所有呐喊,都是心灵与血肉的呼唤
1921年,嘉兴南湖红船
孕育神圣的星火
那一刻,黑暗被重新披上曙光的袍
星火在军人的词典中是一种精神

星火是刀,开天辟地
星火是死士,敢为人先
星火是一粒闪光的子弹
一生只有一次的火花
感染另一朵火花
星火是杜鹃,漫山燎过苍翠的山野
星火是理想,前赴后继的勇士哟
高擎火把,登上古老的烽火台
点亮万家灯火……
星火是水,曲折不挠,英勇顽强
抱团取暖,流入湛蓝海洋
构成强大的 无坚不摧的联盟
星火是扑閃扑閃的煤
当我轻轻按下开关
星星仿佛流着泪呢
星火是一种带铁的文化
星火是火炬
一代代共产党人薪火相传
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脊梁

星火,宛若一枚金红金红的种子
锦绣河山好似肥沃土壤
我是一棵吐着红芽的嫩苗
即使我是干柴
仍要燃起信仰的火焰
当岁月的洪流湮灭了我的骨骼
仍要燃烧,仍用灰烬的余烟
仰望 我无限崇高的祖国

红船颂

■马 克

南湖的水吻清凌凌
一条红船准备起航程
船上搭载着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三个水手握紧奋力前行
纵然,一条水路漫漫
纵然,航途险象丛生
顶着狂风恶浪
奋力前行 红船冲破黑暗
红船迎来了灿烂的黎明

南湖的水吻绿盈盈
一条红船准备起航程
船上承载着一个不屈不挠的民族
十三颗红心追逐着理想前行
纵然,前方一片迷茫
纵然,征途困难重重
迎着枪林弹雨
奋力前行 红船冲破雾霾
红船迎来了万里晴空

凝望党旗

■牟春江

党旗的红色最纯正
镰刀和锤头
是工农手拉手高举的铁拳
把信念托向湛蓝的天空

凝望党旗
重温自己沸腾的誓言
一句句在心中温暖
永远不改初衷

凝望党旗
如走近炉火
燃烧燃烧再燃烧
渴望好钢的沸腾

凝望党旗
如听闻出征的号角
迅速拉近胜利的距离
渴望浴火重生

长 征

第 4886 期



老渔阳里2号的百年时光

■丁晓平

回望初心

幸福之根,复兴之源

你听说过老渔阳里2号吗?你去过老渔阳里2号吗?

发生在老渔阳里2号的故事,距离今天已经一个世纪了。那是1920年,在上海。或许,没有人知道老渔阳里2号的门牌究竟更换了多少次,但人们知道它现在的门牌是南昌路100弄2号。10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这里选择了走马克思主义道路,创世纪地铸就了中国革命的红色起点。

20世纪20年代,上海租界林立,石库门这种别具一格的里弄住宅,可谓老上海的缩影。位于法租界环龙路的老渔阳里2号,是一幢典型的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门楣上方是一个典型的A字三角形石雕,布局精巧,整洁干净。这里原本是老革命党人柏文蔚的公馆。2月中旬,陈独秀乘坐外国轮船到达上海。3月初,他从好友汪孟邹位于五马路(今广东路)棋盘街的亚东图书馆搬到这里居住,原本冷冷清清的柏公馆一下子就热闹起来,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现在,“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回到了上海,新文化运动的“旗舰”——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自然也随着他回来了,老渔阳里2号也就成了《新青年》编辑部。在陈独秀的身边,又汇聚了一群新青年,李汉俊、李达、沈雁冰、陈望道、施存统、杨明斋等是老渔阳里2号的座上宾。

走进老渔阳里2号,进门就是客堂间,也是陈独秀的会客室。瞧!堂间最显眼的地方,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陈独秀确实太忙了,拜访者络绎不绝,踏破了门槛。堂间有一把皮面靠背摇椅,与人谈话时,他就坐在这把摇椅上。陈独秀中等身材,前额宽广,眼神炯炯,闪烁着智慧之光。在年轻人眼里,这位思想界的大明星,仪表确实与众不同,西装革履,仪态文雅,待人随和。在不拘形式的谈话中,他顷刻间就能把对方征服,一笑起来就露出整齐牙齿,散发着充沛的生命活力,俨然是一位大知识分子。

夏天来了,季风也给上海带来了雨水。5月5日,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了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里29号。五四运动前夕,他和蔡和森、刘叔衡等人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创办了《湘江评论》。因为组织发动“驱张(敬尧)运动”,他率领湖南驱张请愿团于1919年12月18日到达北京,住在北长街99号(今北长街20号)福佑寺。完成北京的事务后,他匆匆赶往上海。5月8日,在上海半淞园,他同新民学会会员彭璜、李思安等为欢送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陈赞周等6位会员开送别会。一年前,同样是为了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他也是从北京赶到上海。那一次,毛泽东遭遇了困难。1936年10月,他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口述自传时回忆说:“当我到达浦口以后,又是一文不名了,而且连车票钱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1921年7月底的一天,嘉兴南湖上,停泊着一艘单夹弄中型画舫,舫中13位外地青年从中午11时开会直到傍晚6时,依然满脸兴奋,不见一丝倦容。会议闭幕时,尽管四处阴霾笼罩,危险四伏,代表们还是轻轻呼出了时代的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一湖烟波无声,满楼烟雨动情,一场“开天辟地大事变”在阴霾中上演。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伫立南湖的岸边,久久眺望碧波荡漾的远方。眼前这艘红船,全长约16米,宽3米,内有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右边有一条夹弄贯通,当时开会是在中舱内举行。中舱放一方桌,桌上摆设茶具,周围放着椅凳,前舱搭有凉棚,房舱设有床榻,后舱置有厨灶等物。

也没有。没有人有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了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毛泽东称这位湖南老友是他的“救命菩萨”。

这位“救命菩萨”名叫李声澹,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与毛泽东相识,也参加了新民学会。早在1918年夏天,他就来到上海,在一家古董玩具店帮工。1920年3月,作为《新青年》的忠实粉丝,他获悉陈独秀的住处,便来到老渔阳里2号慕名拜访。作为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他听从陈独秀的意见,改名李中,进入有3000多名工人的江南造船厂当了一名钳工。因深得陈独秀赏识,李中被邀请临时住在老渔阳里2号,跟随陈独秀一起开展工人运动。

在上海,毛泽东很快就见到了这位久别的湖南老友。李中劝毛泽东一起从事工人运动。毛泽东也很想向李中学习,在写给罗学瓚的信中谈起此事时说:“我现在很想作工,在上海,李声澹君劝我入工厂,我颇心动。我现在颇感专门用口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我想我总要有一个时期专用体力去作工就好。李君声澹以一师范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居然一两个月后,打铁的工作样样如意,由没有工钱已渐得到每月工资12元。他寓居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帮助陈仲甫先生等组织机器工会。”

1920年6月的一天,毛泽东和彭璜、李启汉等跟随李中走进了老渔阳里2号,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毛泽东比陈独秀小14岁,也算是忘年交了。早在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文科学长陈独秀就经常来他这里借阅书刊。几十年后,毛泽东依然念念不忘,“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

见面后,陈独秀向毛泽东表示了对湖南人抗争精神的赞赏,毫不讳言

对张敬尧胡作非为的愤慨。

毛泽东表达了对陈独秀的尊重和敬仰,介绍了创办《湘江评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情况。

陈独秀对《湘江评论》的工作和驱张运动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还列举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兴、蔡锷,赞扬他们都是艰苦奋斗、扎硬寨、打死战的湖南人。

谈话中,毛泽东向陈独秀说明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征求陈独秀的意见。在毛泽东身上,陈独秀看到了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十分高兴地说:“一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或长或短,不算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不是真生命。大问题是什么?真生命是什么?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这种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一个人生的大问题。社会上有没有这种长命的个人,也是社会的大问题。奥利芙·施赖纳的小说中有这么一个故事,你见过蝗虫它们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走了,于是第二个来了,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那过去的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因为过去的人连脚迹也不曾留下,只有这桥留下了永远纪念的价值。”

毛泽东说:“先生说得真好。有真生命的人,是因为他们造的桥的生命永远存在那里,在我们心中。”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跟陈独秀谈起在北京与李达见面情形。表示自己在北京读了许多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像那飘扬的《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还看到了一些共产主义书籍。

陈独秀告诉毛泽东,陈望道刚刚完成《共产党宣言》全本的翻译工作,自己和李汉俊先生正在校阅,马上就要出版了。

陈独秀听说毛泽东在北京时就阅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非常欣慰,感觉遇到了知己,越说越有兴致。他告诉毛泽东:“马克思的《资

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著作,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湖南受军阀蹂躏较其他省份惨痛,社会各阶层都对督军制度有反感,尤其是工人农民。前不久,上海厚生纱厂女工事件在长沙新闻界闹得沸沸扬扬,我们专门做了调查,想必你们也看到了。”

毛泽东说:“我在《新青年》上看到了,感谢先生为我们湖南女工说了公道话。的确像先生所说,现在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的时代,而不仅仅是要求待遇的问题了。无论待遇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

“厚生厂在湖南招募女工无论办法好歹,都不单是湖南的女工问题,也不单是上海男女工人的问题,乃是全中国劳动问题。要知道,我们吃的粮食,穿的衣服,住的房屋,都是劳动者做的。社会上有各种人,唯有劳动者才是社会的台柱子。”说到这里,陈独秀指着李中说,“现在,我请李中和我一起组织机器工会,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觉悟,一起为这个国家而奋斗。”

听了陈独秀的话,毛泽东眼睛一亮。他向陈独秀表示,回长沙后,将筹办文化书社、工人夜校,宣传新思想,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把自治运动搞起来。陈独秀十分赞许。

1920年7月,返回长沙前夕,毛泽东再次登门,向陈独秀告别。在老渔阳里2号,他详细谈了回湘后的打算,包括成立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组织湖南人民自治运动,表示要继续做好《新青年》的发行工作。陈独秀十分赞赏,对毛泽东说:“我正在筹备组建共产党。如果你们的计划顺利实现,也是党的最好准备。”毛泽东兴奋地说:“我们也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做好湖南党组织的建设工作,今后请先生多多指导。”陈独秀握着毛泽东的手说:“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发扬湖南人的奋斗精神!”



初心(油画)

刘宇一作

革命声传画舫中

■李根萍

船舱系一小拖梢船,这是干啥用的呢?工作人员介绍,这艘看起来年代已经久远的小船是当年接送代表们的船。在“一大”中途停会后,代表们从上海北站乘早班火车来到嘉兴,坐摆渡到湖心岛,再由这艘小拖梢船接上了船。根据王会悟的回忆,代表们都是以游船为名。当时,考虑安全,让船主把船停泊在离烟雨楼东南方向200米左右的僻静水域。

南湖红船,你那被历史课本言简意赅概括的内容中蕴藏着怎样的传奇色彩?那被历史浸染过的岁月后面又是

如何的烽火连天和惊心动魄?

195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南湖革命纪念馆成立,以湖中烟雨楼作为馆址。因开会之船早已不知所踪,当年纪念馆根据中共“一大”会议时来嘉兴安排游船的直接当事人王会悟回忆,仿制了一艘丝网船模型,送到北京请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审定认可。后按模型原样仿制了一艘画舫,作为南湖革命纪念馆,陈列在烟雨楼下万福桥旁,供群众瞻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这只仿建的“红船”,不仅集无锡丝网船、灯船的优点于一身,而且船上的

屏风、气楼的雕刻图案,如花卉和戏曲人物等表现得栩栩如生。

时隔5年后,董必武重来南湖,他登上画舫,感慨万千,挥毫题诗一首:“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产党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

红船一旁便是烟雨楼。这楼是南湖湖心岛上的主要建筑,拥有悠久的历史。烟雨楼正楼两层,高约20米,建筑面积640余平方米,重檐画栋,朱柱明窗,在绿树掩映下,更显雄伟。楼前檐悬挂董必武所书“烟雨楼”匾额。烟雨楼前起风雨,蹉跎岁月见真

